

難兄難弟



蘇聯卡第·蓋達著 郭一定譯

龍門聯合書局發行

難兄難弟

蘇聯阿卡第·蓋達作

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七月

難兄難弟

基價拾元

(外埠酌加郵運費)

譯者

郭

定

一

出版者

嚴

幼

芝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茂名北路三〇〇弄三號

電話三〇二七七號

河南中路二一〇號

總經理處

龍門聯合書局

電話一七六七四號

分售處

南京・北平・重慶・漢口・廣州・
長沙・杭州・台灣・各分局



像 肖 者 作

目次

難兄難弟·····	一
藍杯子·····	五三
帖木兒和他的小部隊·····	九九

有一個人登在藍山邊的樹林裏。他在那兒工作得很勤勞，可是一逕都還有工作要做，因此，他沒有時間回家去過他的休息日。

到末了，冬天來了，他覺得寂寞難堪，這纔決計寫信給他的妻子，要她帶同孩子們到山裏去看他。

他有兩個男孩子：卻克和格克。

他們跟着他們的母親，離開得他老遠老遠的，住在一個大大的大城市裏邊——整個廣大世界沒有一個城市比這再好的。

無日無夜，這個城市的塔頂上頭，都有紅色的星星在那裏閃亮。

當然囉，這個城市就叫莫斯科。



郵工拿着封信爬上樓梯的時光，卻克和格克剛巧在那裏交戰。說得簡單些，當時他哥兒倆打架打得正好呢。

我已然忘記那一場架兒是爲什麼而打的。照我想起來，大概是卻克偷了格克的火柴匣子啦，或者是，格克拿走了卻克那個盛鞋油的空鐵盒兒也未可知的。

他哥兒倆已然互相揮過了一拳，正要交換第二拳，便聽見門鈴琅琅的響。於是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兩個人都嚇壞啦。

他們都當是母親來啦。而且他們的母親是跟旁的母親不同的。他們要是犯了事，他們的母親不會罵他們，也不會對他們直嚷，只把他們各別關在兩間屋子裏，要關上整整的一個鐘頭，甚至於兩個鐘頭，不讓他們一塊兒頑耍。

因此，兩個孩子慌忙擦掉了眼淚，奔上去開門去啦。

誰知門開開來不是他們的母親。是郵工來送信來的。

「爹爹寄來的哪！」他們嚷起來。「哈啦！是爹爹寄來的哪！他一定快要來啦！」於是他們快樂得什麼似的，當即蹦蹦跳跳團團轉，在沙發上翻起筋斗來。因爲，這裏莫斯科原是全世界上頂頂了不起的一個好城市，可是爹爹出門整整一個長年了，連莫斯科這個地方也變得一點兒沒有意味了。

當時他們非常的興奮，非常的快樂，竟至沒有聽見他們的母親走進來。

母親進來的時候，看見那倆高大個兒正在鯉魚大翻身，兩張嘴兒不住的極叫，四隻

皮鞋後跟在牆壁上擂鼓兒，擂得非常之起勁，以至沙發上頭掛的幾張畫兒都款款地震動起來，時鐘裏的彈簧也嗡嗡地作響了。你就想想看，那個母親看見這番情景該夠多麼驚異啊。

可是她一經問明兩個孩子幹嗎那麼鬧，也就不去責罵他們了。

她只將他兩個一揮揮下了沙發，一抖抖脫自己身上的大衣，一把將那封信抓到手裏去，連臉上的雪片也懶得去抹掉了，原來那些雪片已經化開來，只像一撮細珠似地亮晶晶的堆在她那黑黝黝的眉毛上。



人人都知道，書信這樁東西可能是喜樂的，也可能是悲哀的。當時母親在唸那封信，他哥兒倆都專心壹意的觀察着她的臉兒，就是要看出那封信是悲哀還是喜樂。

她起先縐縐眉頭，他們也跟她縐了眉頭。這纔她微笑起來。這就表明那信是一封喜樂的信了。

「你們的父親不來了呢，」她一面說一面將那信攔開。「他有很多的工作要做，不能夠回家來的。」

卻克和格克彼此看了看，心裏糊塗起來了。那末這一封信又變得很悲哀了呢。他們

開始鼓起腮幫子，雙腳站不定起來，又把忿怒的眼光向他們的母親臉上射，可是他們的母親不知爲什麼，臉上仍然是笑嘻嘻的。

「他是不來了，」她繼續說道，「可是他說咱們可以上那兒去看他去。」

卻克和格克聽見這句話，就一唬跳開了那張沙發。

「真好頑的人兒！」他們的母親嘆氣道。「說得多麼容易啊——『上這兒來看我吧』——好像人家只消跳上一部汽車開了去似的。」

「當然囉！」卻克急忙插嘴道。「爹爹要偕去，偕當然應該跳上一部汽車就去囉。」

「傻孩子，」他的母親道。「要上那兒去，你得坐火車的哪，得走一千個公里，又是一千個公里，還有一千個公里哪。而且以後你還得再坐雪車，打那大森林裏跑過去。在那大森林裏邊，你是一定會碰到一頭狼或是一頭熊的。阿噲噲，這是多麼荒唐的念頭啊！你自家兒去想想看吧！」

可是卻克和格克連半刻兒工夫也不肯去想。他們說他們都預備去坐火車，別說是一千公里，就是十萬公里他們也會去坐的。他們什麼東西都不怕。他們是勇敢的。怎麼，昨兒個在院子裏頭，不是他們曾拿石頭趕走那隻野狗嗎？

於是他們咕咕呱呱的講個不休，一面擺着他們的臂膀，頓着他們的腳兒，繞着他們

的母親不住蹦蹦跳着，他們的母親却靜靜的坐在那裏，一聲不響的只聽着他們。這纔突然的，她噗嗤地笑了出來，將倆孩子一把摟進懷裏去，打了一個迴旋兒，終於把他們一齊扔進了那張沙發。

這纔她對他們說老實話了，說她巴望這麼一封信兒已然巴望了好久，剛纔她不過是戲耍戲耍他們。當然他們是要去的囉。



他們的母親爲作那次旅行的準備，足足化了一個星期的工夫。卻克和格克也都沒有把這時間浪費掉。

卻克給他自己做起一把小劍來，是拿一柄修指甲的小刀改造起來的。格克呢，被他找到一根光滑的棍子，他拿鐵錘打了一枚釘子在上頭，你瞧吧，他就做成一枝强有力的長槍了，若是拿它刺進一頭熊的心裏去，那一頭熊是一定當場就會倒斃的，不過當然先得有人剝掉了那一頭熊的皮子。

到末了，一切佈置都已完成了。箱子都已裝好了。門上已經釘好一把連環鎖。碗碟櫥裏的麵包屑兒以及乾麵米粒之類都已刷清了，不會再招耗子進去了。這纔他們的母親跑到火車站去買票子，預備明兒個就好動身。

誰知就在母親出門去的這個當兒，他哥兒倆又起了一場性命交關的吵鬧。

只因這場鬧，就引起了天大的麻煩來。真可惜！他們要是早知道這樣的話，那天他們一定會得乖乖兒過去的呢。

★

原來卻克是個頂做人家的孩子，他有一個金屬的扁盒兒，裏邊藏着一些包糖菓的錫箔跟花紙，那些花紙上頭是印着紅軍兵士的坦克飛機等等的。此外還有幾根老鴿的羽毛，是預備做箭翎子用的，還有些馬鬃，預備做一種中國式的把戲兒用的，還有其他幾件玩藝兒，也都同樣的重要。

格克呢，他是不該這麼一個盒兒的。一般說起來，格克是個漫不經心的孩子，就只唱歌唱得好罷了。

那天卻克正在廚房裏邊檢點他那個寶盒，格克正在旁的一間屋裏唱歌兒，剛巧郵工進來了，交給卻克一封給他母親的電報。

卻克順手將那一封電報放在他那盒兒裏，聽聽那邊格克忽的不唱了，就跑過去看看他在那兒幹什麼。

「啦！啦！哈哈！」格克正在那裏大聲的喊嚷。「嘿！呸！脫倫呸！」

卻克起了好奇心，將門推開一條縫，向裏面張了一張，只見格克正在那兒幹着那麼一套「脫倫吓」，不由把他氣得雙手都發抖。

原來在那房間中心放着張椅子，椅背上面披着一張報紙兒，已被格克拿那長槍戳得百碎稀爛了。這倒猶自可，可是格克又異想天開，把他母親一只黃色馬糞紙的鞋盒兒當做一頭熊看待，正拿他那長槍在那裏拚命的亂戳。那鞋盒兒也是卻克藏東西的，裏面裝着一只錫喇叭，三條有彩色的十一月七日紀念章，還有一些兒錢幣——一共四十六個戈貝克——是因他不像格克那麼的浪費，一點點積貯起來備這次的長途旅行使用的。

當時卻克一經看見那個已經戳得稀爛的鞋盒兒，便將格克手裏的長槍一把奪過去，放在膝踝頭上拗成一段段，一齊往地板上狠命地一扔。

可是格克也不甘示弱，當即如同老鷹撲小雞一般，將卻克手裏那個金屬盒兒一把搶過去，一唬跳上了窗檯，就往窗口外一撈。

卻克發了一聲震得破耳朵的狂喊，一路極嚷着「電報！電報！」狂奔到門外去了，身上沒有穿外衣，腳上沒有套套鞋，頭上沒有戴帽子。

格克也感覺到自己出了亂子了，便急忙的追着卻克往外跑。

他哥兒倆一同尋那金屬的盒兒，却尋不着一點兒影子，可憐那裏邊的那個電報是還

沒有開過封的呢。

大概那個盒兒落進一堆雪裏去，現在給那堆雪深深蓋沒在那兒，要不然的話，當時它被擱在路中心，給哪一個過路的人檢去了。總之一句話，那個盒兒同着裏邊那封電報以及其他一切寶物都已永遠失蹤了。

★

回到屋裏來之後，卻克和格克都默然了大半天。現在他們已經和好了，因為他們心裏很明白，爲了這樁事情他們都要受到母親責罰的。卻克比他弟弟足足大一歲，生怕母親責罰起來得他佔着大份兒，所以他在竭力想辦法。

「我來告訴你吧，格克！那個電報偕不跟媽提起好不好？一個電報反正算得什麼呢！沒有那個電報偕也一樣好頑兒的呀！」

「撒謊是不能撒的，」格克嘆氣道：「你要撒謊媽就更加光火了。」

「可是偕用不着撒謊的呀，」卻克欣然的嚷道：「媽要是說：『那個電報呢？』那末，偕就告訴她。可是假使她不問起這句話，幹嗎偕要搶先去說呢？」

「好吧，」格克同意道：「要是偕用不着撒謊，偕就照你這麼辦。你這主意想得不錯哪，卻克。」

這樣，他們就把這樁事情決定了，隨後他們的母親回家來，臉上顯得很高興，因為她已然買了幾張好車票來了。可是當時她那兩個寶貝孩子都那麼的板着臉，而且臉上都還有淚痕，她是一眼就看出來的。

「現在你們自己招供吧，我的好公民，」她一面抖掉身上的雪一面說。「幹嗎又打架兒啦？」

「並沒有打架兒呢，」卻克說。

「當然是沒有打囉，」格克給他證實說。「僭正要動手打起來，可是僭想了想還是不要打的好。」

「呸，這種想法正是我喜歡的呢，」他們的母親說。這纔她脫掉大衣，將它放在沙發上，隨即拿出三張硬幫幫的綠色票子來給他們看——一張大的，兩張小的。

後來他們就吃晚飯了。吃過晚飯四處都清靜下來，隨將電燈旋滅大家睡覺去。

一直到現在，那倆孩子的母親都還全不知道那個電報的事情，自然也不會去向他們問起過。

☆

第二天他們動身了。可是火車直到老晚老晚才離站，窗口外一片漆黑，因而卻克和

格克並沒有看見什麼有趣的東西。

半夜裏格克覺得口渴，醒過來了。車頂板上那盞小小的電燈是旋滅了的，可是格克週圍的一切東西都滲透着一種藍閃閃的光——滲透着那攤着白布的桌兒上面正在跳舞的玻璃杯，滲透着那本來黃豔豔的現在却像變成綠色的橘子，又滲透着他母親正在酣睡中的那一張臉兒。

窗上正裝點着斑斑駁駁的雪片，格克却通過它看見月亮了，那個月亮分明比莫斯科的月亮大得多。因而格克心裏斷定當時火車已經開上一座高山頂，幾乎伸手就摸得着月亮了。

他把他的母親叫醒來，問她要水喝。可是他的母親爲了一個很好的理由，不肯拿水給他喝，叫他甯管橘子啜啜吧。

格克撇起了嘴巴，將橘子啜了幾口，可是再也不想睡覺了。他去將卻克搖了幾搖，看能不能把他搖醒。卻克却只怒冲冲的哼了哼，就又管自睡熟了。

格克穿上他的氈靴子，開了門，溜到外面走廊裏。

那個走廊是長而狹的。它的外壁裝着好些個座兒，那是一種彈簧座，你要站起身來它就會得砰的一下彈了回去的。裏壁共有十來個門口，一律都是朱紅漆的門，一律裝着

雪雪亮的銅把手。

格克先找一個座兒坐下來，這纔挪到第二個，這纔挪到第三個，這樣一路挪下去，不覺已經到了那個走廊的盡頭。可是正在這當兒，看車的人提了一盞行燈走來了，叫格克別那麼鬧，人家正在睡覺呢。

格克一等那看車的人走開去，就急忙回到自己的車廂裏來。他使着勁兒推開車廂門，這纔小心翼翼的將它關上去，免得攪醒他母親，隨後他就一唬跳進那張軟絮絮的牀上了。

一看卻克撐腳撐手的，正將一張牀全佔了去，格克就在他面頰上推了推，要他翻到裏邊兒去些。

誰知這麼一來就嚇殺人了！因他仔細看了看，方纔看出自己剛纔推的並不是那個蓬頭炸臉的卻克，却是張怒氣冲冲鬍子蓬蓬的陌生臉兒呢！當時那張臉兒正在看着他，粗聲粗氣的吼道：

「誰在推我？」

把個格克嚇得極聲叫起來，以致所有的旅客都爬下了他們的牀鋪。及至有人把電燈旋亮，格克方纔發覺自己跑錯了車廂，因而越發放開喉嚨來狂叫。

後來大家知道怎麼一回事，人人都哄然大笑起來。那個鬍子老官穿上了褲子，披上小褂兒，就把格克送回他自己的車廂去。

格克鑽進自己的被窩，也就慢慢平靜下去了。其時火車正在不住地動盪，外面的風正在嗚嗚地呻吟。那個非常大的月亮又把它的藍光洒到那個正在跳舞的玻璃杯子上，洒到白布上頭那個黃豔豔的橘子上，洒到他母親的臉兒上，其時他母親睡得正濃，只見她臉上笑嘻嘻的，不知她笑的什麼，可不知道她的兒子正在受罪呢。

到後來，格克也終於睡熟了……

這纔他做了個頂頂奇怪的夢：

夢見那些車輛都在吱吱地動，
接着到處響起一片轟隆轟隆，
每個車輪都把轟聲充滿空中。
那些疾馳的車輛活像一條龍，
都附和着那龍頭齊聲的起鬨。

那第一聲是：